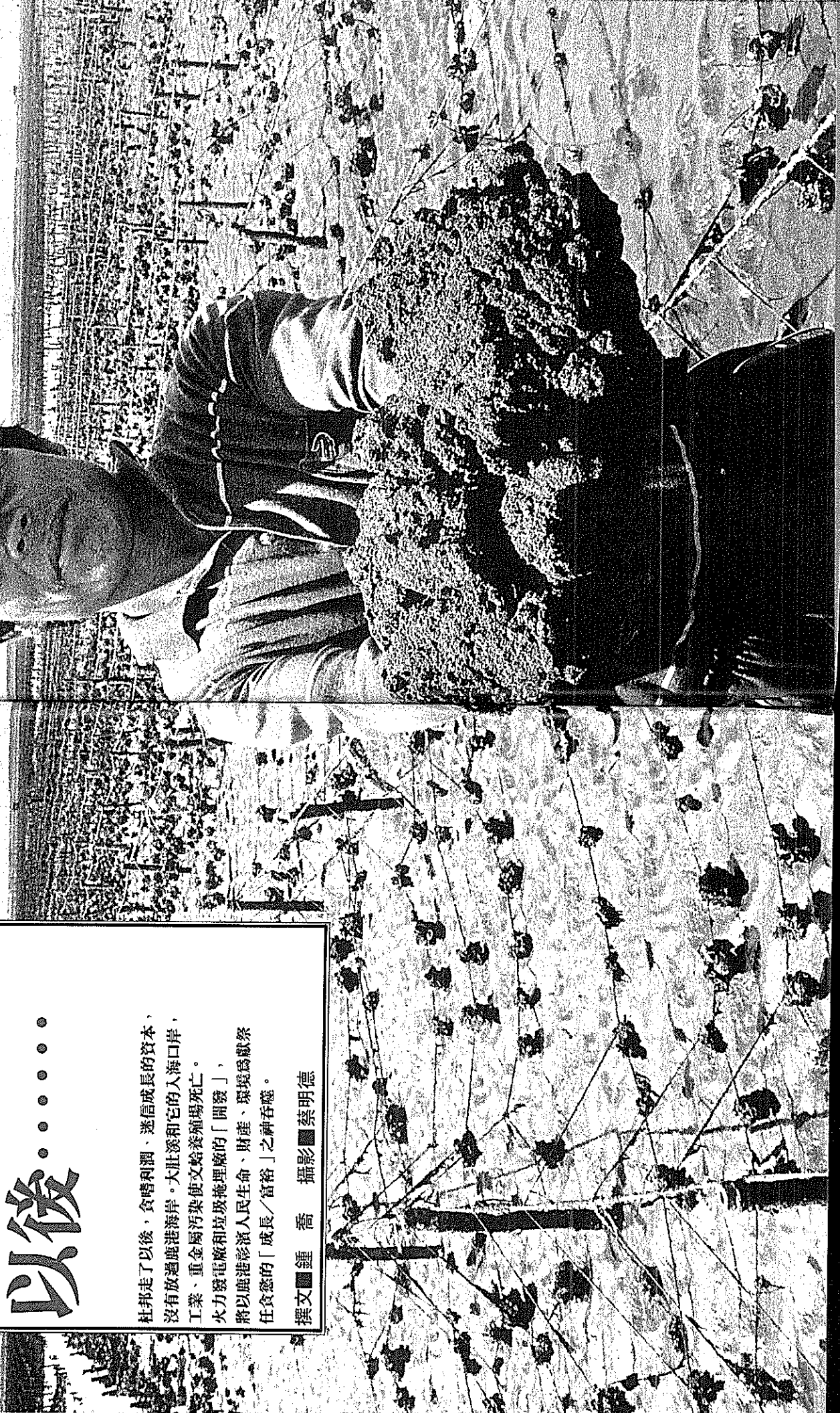


《公害政治》彰濱系列之二

杜邦走了 以後……

杜邦走了以後，貪嗜利潤、迷信成長的資本，
沒有放過鹿港海岸。大肚溪和它的入海口岸，
工業、重金屬污染使文蛤養殖場死亡。
火力發電廠和垃圾掩埋廠的「開發」，
將以鹿港彰濱人民生命、財產、環境為獻祭
任貪慾的「成長／富裕」之神吞噬。

撰文■鍾喬 攝影■蔡明德



彰

化縣「彰濱工業區」位於大肚溪口以南的彰化縣沿海地帶。從地圖上看，台灣的西海岸地形曲折，富有軍事價值。1895年台灣割日，日軍從南台灣的山口岸登陸，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曾派人沿台灣西岸探勘過沿線的地形調查，結果發現「海岸變化多端，應積極從事軍備防禦工作」。

冬日的西海岸，北風颯動。陰沈沈的天空底下，白茫茫的浪沫在內海上激越翻滾。大肚溪河口以南，從伸港、線西、崙尾一路到鹿港、福興、漢寶等鄉境沿海，有一塊地形狹長，佔地6500多公頃的海埔新生地，便是所謂「彰濱工業區」。事後的追蹤研究證明，歷經五位經濟部長、稍費80餘億人民血汗稅的「彰濱工業區」，是一個集頓稱、好大喜功、推委塞責、本位主義和官僚主義大成的烏龍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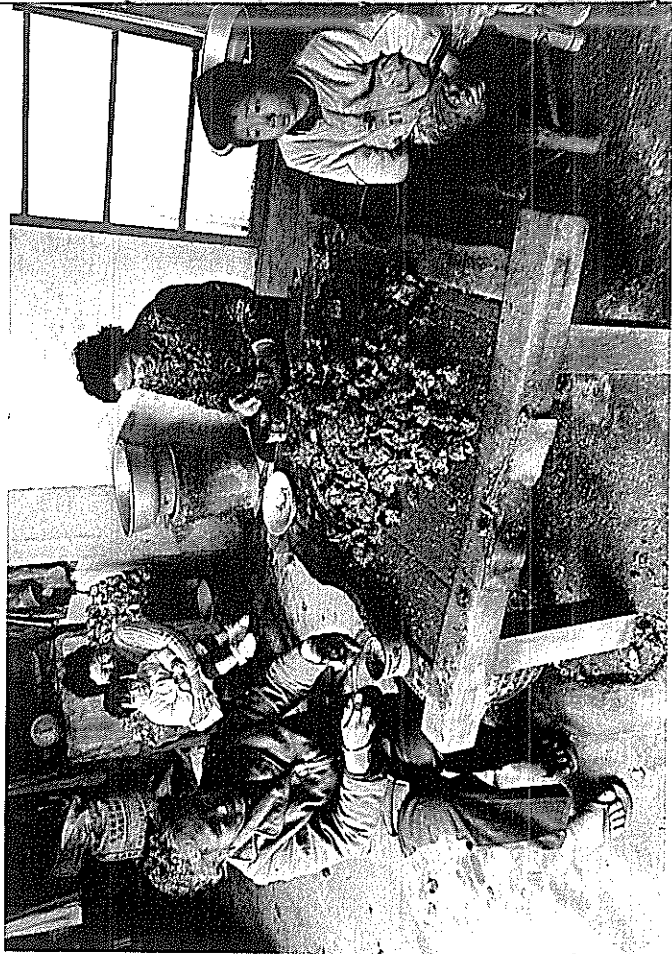
1981年4月，首期開發計劃陸續竣工，完成了線西、鹿港、崙尾三鄉境內的填土工程。

1985年7月底，據說故蔣經國總統在一項國家重要會議上，嚴厲指責經濟部開發不當、浪費公帑。隔天，經濟部立即宣佈了美國杜邦公司在彰濱設置二氧化碳工廠的64億元投資計劃。

反杜邦設廠運動

1986年，在未經調查報告送交監察院的情況下，行政院同意售予杜邦公司彰濱工業區鹿港區40~60公頃的土地，並即刻展開道路鋪設、管線施理以及供水供應等龐大工程。

就在這時候，鹿港民眾掀起了一波強似一波的「反杜邦」運動。在強大團結的居民運動下，一個尚未建廠的杜邦二氧化碳廠終於宣布放棄建設計劃，為台灣民眾反公害歷史寫下獨特的一章。而經濟部卻如感算盤，也不得不在民眾的反對下化成泡



陳玉崎是伸港鄉劉寮村的淺海養殖業者。談起他自己的討海生活，有那麼一羈縻，講都講不完的幸福。「大肚溪呀北岸的火力發電廠工程把鳥魚盡都趕到外海去了」他說。

影。美國杜邦公司宣布放棄建設以後，偌大的彰濱工業區又回到到當時的荒涼景象。直到1988年年底，中央經濟發展單位初步擬訂彰濱的未來去向：鹿港、線西、崙尾三處「已開發」地區，仍引為工業用地，日後引進何種工業則尚未議定。而未開發的伸港、福興與漢寶則解除共工業用地地目。

水鳥的中途之家

目前，已開發的三區雖仍編為工業用地，但臨海的海坪上卻還有遼闊的剝坪、文蛤養殖區。鹿港鎮上，更隨處可見鱸魚、鰻和鱘魚的池子。可以預見，三區工業用地的開發，勢將引發一場規模不見得就小於「反杜邦」的環境自力救濟行動。

至於「未開發」的三區，由於彰濱最北端的伸港鄉地勢上臨近大肚溪口，一片沼澤地上，自成豐富的生態系統，是野鳥和候鳥大量覓食、求偶的區域，生態保育學者一致認為此處河口是候鳥的重要棲息地，極力爭取成立這面積約2000公頃的「水鳥保護區」。然而，大肚溪河口北岸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動工已久，將來電廠的燃煤廢渣，一部份仍將棄置在溪口南岸的伸港鄉濱海，同時，據說再往南的海岸也將被編為全縣的垃圾填海掩埋場。如此一來，水鳥聚生棲息的潮間帶水域一旦真正跟蹤遺棄，等於是全面斷絕覓食的沼澤河域。再者，伸港鄉裡3000多漁業人口，也將因海岸魚場的污染與崩潰而面臨失業、營業的困局。

恣意的徵收

崙尾村是鹿港鎮外的一個小漁村。這裡的居民多數從事近海養殖和捕撈勞動。早在1976年，「彰濱工業區」開發之初，經濟部就以每公頃15萬元台幣的價格，收購了鹿港、線西一帶養殖業者的海坪。崙尾村的居民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廉價出售「祖產」之後，轉行到工業區裡做填海工人，親手將困下的那塊海坪填上流土埋葬了。

不到5年時間，「彰濱」開發計劃全面停擺。崙尾的村民也失去了打工謀生的機會，於是又在荒地臨近淺海的地帶種植阿茄和文蛤來了。

今年55歲的討海人王文生，一窩窩地回憶起當年的景況。他說：「我常常插了2至3公頃的阿茄。政府來徵收海坪時，在契約上簽了字，祖產都沒了。政府給的50萬元，在村裡開個賭攤大概還可以湊和。但是當整個村子的男人都失業了，想買種的就不只我姓王的一人。後來還是到工業區去做苦工……。」

世代靠海謀生的王文生，小時候沒有唸過書。討海是父親教給他的唯一謀生行當。海坪被政府徵收後，也撐著老骨頭到海埔地做工。等到工程停止時，他也想和村人一樣再去重植阿茄、蛤苗。但是因為插阿茄或養文蛤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本錢，他一時也湊不出本錢，最後，他到海坪裡去管那些資金較雄厚的村鄰幫傭。

彰濱工業區計劃荒唐崩潰，漁民却平白賤價交出自己世代相傳的土地。國家意志和信用的濫用與惡用，何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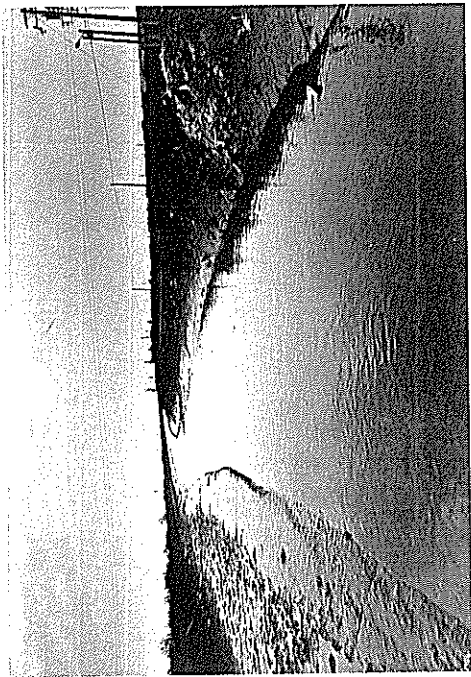
去年10月間，王文生跟著他的「頭家」到阿同到海坪裡收文蛤。鑽牛車還沒有開下海坪，就遠遠望見那遼闊的淺灘上胡著無數的「蛤屍」。「記得那一天，退潮的時候是清晨4、5點鐘罷！我看見灰暗的淺灘上，文蛤死成一片，真是駭人。」王文生說，你滿臉愁的臉上，露出無奈的神情。

污染的魔手

當「頭家」的劉阿同，其實原本和王文生一樣，都是這崙尾村裡靠淺海養殖維生的討海人。「彰濱」開發時，他被收購了10公頃左右的海坪。工業區的開發計劃停止後，他和幾個投資人湊足一筆比較雄厚的資金，又到海灘上討起生活來。

伸港沿海地帶位置緊鄰大肚溪口。在彰濱工業區的開發計劃中名列為第五期工程預定地，目前尚未見著繼續開發的跡象。消息傳來，就連在家也露出無奈的神情。幫忙剝阿茄的老婦人，

彰化地區的地下電鍍工廠
嚴重污染河川。
從縣境內一路蜿蜒流向
淺溪河口的這種「蕃仔溝」
，業各式化學性污染的
大成，幾乎全數的影響地帶
淺海養殖業者，都矢口指
認這種綠色的河流造成
淺海污染，漁事收成
因而大打折扣。



「股東大大小小一百多人，投資金額大約 1000 多萬。我們植了 20~30 公頃的刺萍，還有 200~300 公頃的文蛤。」劉阿同說，「去年文蛤暴斃事件發生後，漁會會同縣政府的水產人員來調查。抽樣的海水帶回去化驗後，來了一紙公文，說是季節性氣候變化導致文蛤暴斃。這種官樣文章，誰信呢？」

據劉阿同說，文蛤暴斃是這些年才出現的現象。過去，照常在每年 3、6、9 月時，海面上會因季風而引起季節性的變化，但這兒的文蛤照樣能養得又肥又大，收成也好得很。怎麼這些年來，北風強勁的時候，文蛤便紛紛告斃呢？

其實，劉阿同和許多給農都知曉，彰化縣境內的地下電鍍工廠以及「台化」排出的廢水中的重金屬、有毒物，平時沉積在大肚溪海口和淺海上。等季節風一吹，從海口海岸起浪翻攪，沈澱的毒藥往水面上翻，蛤蚧就非整片死亡不可了。

番仔溝和楊厝溝，流經鹿港、線西鄉一帶，是大肚溪的兩條支流，在崙尾村附近的海域匯入海。沿著這兩道溪流的堤岸一路朝海邊走去，岸邊一路都堆積著發臭的垃圾和雞鴨的屍首。河灘上，還抹著一層厚厚的墨綠色的油漬。崙尾村的討海人，一談起這兩條河流由清淥見底變為污臭腥人的歷史，露出滿臉的悽然。

「過去啊！我們下海收刺。男人趕著牛車，婦人就肩挑竹籃，在濕滑的淺灘上，吃重地滑著腳步，一路涉水回家。走到番仔溝口時，累了就伏下身子喝滾滾水。現在呢？那滾滾水弄得臭水滿，看都怕，還敢喝嗎？」劉阿同 80 歲的老母親，蹲在家簷底下，一邊刺著刺殼，一邊感慨地說著。

官商污染體制

文蛤在一夕之間暴斃，劉阿同和他的合夥人損失了將近一千萬。去年 11 月間，彰化縣政府發給漁會的公文中，有一條是這麼說的：

「建議養殖戶降低養殖區的密度，最好能於每年 9 月季節性變化前收成。如水质污染無法改善，建議養殖戶停養，以減少損失。」

劉阿同和其他的給農都認為，這明明是政府偏袒污染工業。「擺著污染工業不取締，要農民不養蛤？」劉阿同說，「將來政府難道能以把人從台灣趕走，任由工業自由污染，來解決問題嗎？」

劉阿同和其他農民對水談所人員的化驗結果，也一再表示懷疑的態度。「因為他



們是在我們向漁會舉發之後，才來取水回去化驗的。這樣文蛤的暴斃已有相當一段時日了。」他說，「污染已經有目共睹，取跡才是治本之道。」

鳥魚不來的海岸

今年 36 歲的精文薇，也是崙尾村的討海人。他認為政府開發彰濱工業區，用低廉的價格收購海坪後，就從未關心過漁民的生計。他在淺海裡插竿立網就捕沿西海岸雨下的鳥魚。10 年前，據精文薇說，每逢冬至前後，一天的鳥魚魚獲量可高達 100~200 條。「這些年以來，數量直線下降。去年冬天，每天撈獲的鳥魚可以用個位數來計算。」他說。

「難道鳥魚都死去了嗎？」
不，鳥魚並不見得比過去還少，只是不再成羣游經近海沿岸，避往較深的海域或去了。因為大肚溪口冲刷而下的工業廢污水，在鹿港近海嚴重威脅鳥魚的存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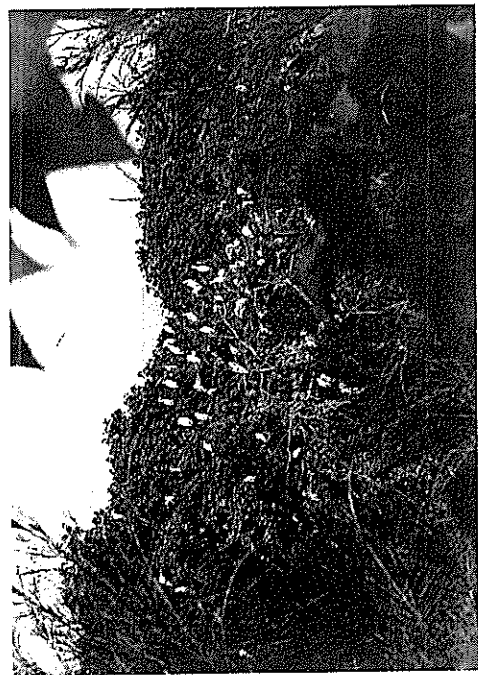
「過去，每次大肚溪口北岸的討海人傳出捕獲鳥魚的訊息時，我們就開始則停撈收了。通常其後不出三、五天，就有大量的鳥魚網在退潮時的立竿網上。」精文薇指著淺灘上懸延數公里長的立竿網說，「現在呢？後河冲刷而下的工業劇毒污染物淤塞海岸，有時網上的竹筏都拉不出海。鳥魚敢來這污臭的淺海捕撈，才真是怪事呢！」

漁港

1986 年反社邦運動的成功，使社邦在鹿港設廠計劃失敗。但經濟部工業局並未因而撤消在「巴爾發」的鹿港海埔地建設工業區的計劃。

在反社邦設廠時，就有人提議仿照新竹科學園區的模式，在鹿港沿海設置高科技的工業園區。然而濱海地帶空氣中鹽份高，精密儀器容易損壞，不適合建設科學園區。更為重要的是，有學者認為，政府祭出「科學城」計劃，並沒有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而只想千方百計讓可恥的彰濱計劃收復舊活，其不切實際，好大喜功，缺乏反省，則前後如一！

一個超現代化的科學園區，對偏遠的鹿港農民就業，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李棟樑縣議員因而提出他籌建漁港的計劃案。「鹿港外海有個尖沙嘴魚場，是台灣西海



大肚溪口岸被生態學家們
視作國際性的「水鳥
保護區」。然而，台中
火力發電廠的工程粉碎了
保育學者的「美夢」。
工業區開發對沼澤、潮間帶
的破壞與污染，還將將
影響成羣棲息於此的
鷺鷥的覓食、棲息。

岸魚獲量豐富的魚場之一。但是鹿港的討海人，因為鹿港沒有一個漁港，通常無法出遠海，只能從事近海養殖或漁撈。」他說，「如果在彰濱工業區增建一較具規模的漁港，鹿港漁民保證舉雙手歡迎。」

李律傑的設想，受到討海人一致支持。他們認為彰化縣的養殖人口高達一萬四千人，養殖面積也在 2500 公頃以上，漁業才是鹿港的資產，也才是彰化縣的主要財源。

鹿港漁會理事陳景祥也表示，大肚溪口岸以北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動工多時。預計 1990 年年底就會試車運轉。漁會要求台電開機後絕對要做好海洋生態保育工作，才不致影響淺海養殖的質與量。「鹿港沿海距離大肚溪口不遠。如果在短促的海岸線上劃為工業區，接二連三出現龐大的工廠、海岸、消坪、漁場，漁場一定會受到嚴重污染。」他說，「把彰濱工業區改成漁港，是最好不過了。」

拒絕垃圾

彰濱工業區最北端，緊臨大肚溪口岸的伸港漁民，也被籠罩在環境污染的威脅之中，伸港開發工業區的工程尚未動工，而且據知伸港已被編為非工業用地。但是中央已經擬議將伸港兩方廣達 300 公頃的海埔地，劃作彰化縣的垃圾填海場！按台電的計劃，日後火力發電廠的煤渣棄灰，也將棄置在這一垃圾填海場的臨近。這嚴重的廢棄物污染，將使伸港成為污穢的廢村。

鹿港彰化全縣的垃圾將大舉運到自己的家鄉，伸港鄉鄉長李建信表示，伸港是個漁村，每年漁業的生產量達數億元台幣。濱海的文蛤、牡蠣和貝類養殖場，近年來，雖受台中港開發的影響，收穫量普遍降低，然而，臨海內陸的魚、蝦和蟹再養殖場，平均總收入還是相當高。政府挑選這樣一個高產養殖經濟區為垃圾填海場，實在難以理解。「一些鳥類和生態學家都主張大肚溪口應劃為鳥島保護區，我儘量贊成，並希望中央全面考量大肚溪口的生態環境。」他說。

大肚溪口是台灣西海岸——甚至是世界——最重要的鳥類保護區。目前，大肚溪口北岸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已經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如果兩岸還有一處垃圾填海場，勢必根本破壞這一塊珍貴的水鳥保護區的生態環境。
污染對水鳥生態影響如何？生態學家和愛鳥人士極表關切。然而，對於世代居息

在淺海上作業的討海人（後立），
去年慘遭文朗暴風之劫，損失
高達數十萬元，他和他的數十名船東
都飽受折磨。「縣政府的水試人員
而來調查，我告訴他們還是污染所造成
的後果，水試人員卻說是季節性死亡，
誰信他們呢！」他一臉憤怒地說。

於伸港鄉濱海小村——阿寮的討海人而
言，他們日夜憂心如焚的，卻是一旦垃
圾運來沿岸填海，日後的生計該怎麼辦
呢？

末端地區的犧牲

阿寮是一個只有百餘戶漁家的小村子
，離海只幾公里。入冬之後，海風從伴
面直撲灌進村子裡，少有的幾些莊稼，
卻受風霜雨露的侵吞，收成一貫不好。

這貧困的小漁村中，有少數幾戶從事
農耕，稻子的收成不足應付平日生活所
需。大多數的漁戶靠淺海養殖維持艱難
的生計。1961 年左右，政府在臨海地區
開發了海埔新生地，養殖場受到泥沙淤
積的影響，收穫量逐年銳減。

陳玉尚是阿寮村的討海人。說到這些
年來家鄉的變遷時，這位今年 50 來歲，
小學畢業畢業就跟著父親在淺海上討生計
的漁民，露出了一絲無可奈何的微笑。
「那年，海埔新生地開發後，村裡的很
多戶漁家便遷移到都市去，另謀生計了
因為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他說，「這
些年，狀況非但沒有好轉，而且更形惡
化。淺河污染讓蚶仔愈養愈小，愈不成
材啊！」

「淺海養殖原只怕天災。颶風來時，
全年心血悉數付諸無情的大海。這幾年
來，人禍——工業廢水污染——帶來更大的災殃。」陳玉尚說。

午后的阿寮村，海風猛烈地穿過稀疏的防風林。漁村子裡兩個屋厝的簷瓦，沈默
無以抗地並比交互聲連響，彷彿在無聲地宣告著一個荒瘠的漁村，即將面臨更形
的劫難。

台灣海岸和農村末端的結構性的污染，生動地說明了台灣依賴、專制性發展
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幾年前，鹿港人民奇蹟似地趕走了美國跨國化學工業污染的可
能性。但貪得而利、以鄰為壑的獨佔性資本，依然頑強地向台灣遙遠的地域伸展。
鹿港和彰濱工業區的人民保衛自然、保衛生命、保衛生活的鬥爭，還需要全省人民
密切聲援與促成。